

# 等你爱我

艾米<sup>著</sup>

Waiting for your love

# 等你爱我

艾米<sup>著</sup>

Waiting for your love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等你爱我/艾米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11. 3

ISBN 978-7-5399-4315-2

I. ①等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3133 号

书 名 等你爱我  
作 者 艾 米  
出 品 人 黄小初  
选题策划 姚常伟  
责任编辑 黄孝阳  
责任校对 王维嘉  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  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  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 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
开 本 690×980 毫米 1/16  
印 张 22  
字 数 380 千  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,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315-2  
定 价 28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## 目 录

CONTENTS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..... | 1   |
| 第二章 ..... | 19  |
| 第三章 ..... | 47  |
| 第四章 ..... | 80  |
| 第五章 ..... | 103 |
| 第六章 ..... | 137 |

第七章 ..... 168

第八章 ..... 188

第九章 ..... 215

第十章 ..... 252

第十一章 ..... 281

第十二章 ..... 322

## 第一章

### 1

晚上九点多，女儿在身边已经睡熟了，丁乙自己也睡意朦胧，很想就这么睡过去算了，但想到今天还有任务没完成，又挣扎着起身，来到另一个卧室，斜靠在床上，从床头柜上摸过电话，拨了丈夫实验室的号码。

铃响了几声，有人接了电话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满博士的实验室。”

这个时间了，丁乙满以为接电话的只能是丈夫，结果是个女人，被吓了一跳。

对面追问了一声：“喂？”

她应声虫一般地回应：“喂。”

对面不耐烦了，提高声调：“喂？”

丁乙总算镇定了下来，问道：“可以请满博士听一下电话吗？”

“你是谁呀？”

丁乙很想反问一句“你是谁”但终于没有问出口，只回答：“我是满博士的妻子。”

看来“妻子”这个头衔很管用，那边马上客气地说：“别挂，等我去叫他。”

她从电话里听见那个女人放下电话说：“满博士，你妻子打电话来了。”

远远传来满博士的声音：“什么事？”

女人有点顽皮的声音：“我怎么知道？她找你，又不是找我。”

丁乙听出这个女人是丈夫实验室的那个博士后小温，她和满大夫没结婚以前见过，小温不是很漂亮，但也不丑，身材不错。

但她没想到小温这么晚了还待在实验室，听动静好像没别人，就丈夫跟小温两个人。

丈夫来接电话了：“什么事呀？”

丁乙提醒说：“今天早点回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早上就告诉过你，你忘了？”

“早上？你早上告诉过我什么了？”

“就是用那个试纸查的。”

“什么试纸？”

她见他越重复越带劲，只好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查排卵的试纸！”

那边终于醒悟了，接着一片寂静。

丁乙几乎可以看到丈夫实验室内那一幕：小温竭力憋着笑，脸都憋红了，而丈夫则竭力装作若无其事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丁乙感觉很丢人，这下他们夫妻间的秘密都让小温知道了，以后不知要在外面怎么传呢。幸好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，不然人家肯定会以为他俩生不出孩子来。

她知道丈夫这下不好意思马上回家了，但她仍然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我……还有点活没做完……”

果然不出所料！她提议说：“那今天就算了吧，我先睡了，你回来别叫醒我，不然我整夜都睡不着。”

“才九点多钟。”

“我明天早上六点就得起床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

她听见小温的声音：“满博士，你有事先回去吧，我替你看着。”

丈夫没回答小温，只低声对电话里说：“我这边很快就完。”

她心里暗笑一下，好严的口风啊！连“我马上就回来”或者“等我”都不敢说，还把声音压那么低。刚才干什么去了？早就把天机泄露了。

她挂了电话，想一下子睡着，算是对丈夫的惩罚，但经过这么一搅扰，刚才漫到眼皮子上的睡意都跑掉了，只好躺在那里等丈夫回家，脑子里忽然想起一首老歌：

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

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

善变的眼神

紧闭的双唇

何必再去苦苦强求

苦苦追问

丁乙只记得这几句，也只知道这几句，其他的歌词从没听清过，所以一直没搞明白歌中那个“不回家的人”究竟为什么不回家，也没搞清那扇“不开启的门”又是指谁的门。

丈夫也算是个“不回家的人”，整天泡在实验室里。

可能男人天性里就是“不回家的人”，丁乙见过的男人，只要是有了家的，都爱往外跑，不是泡在实验室里，就是找人打球打牌，即便待在家里，也是黏在电视机电脑旁，就是不陪妻子儿女。

相比而言，她觉得泡实验室比成天在外面晃荡还是好多了，甚至比成天待在家里看电视上网也强。泡实验室，总还能泡出点成果来，打球打牌能打出个什么来？看电视上网又能看出个什么来？

她一向是很支持丈夫干事业的，对此从来不抱怨。但今天她心里有点不舒服，主要是因为那个小温。这么晚了，她待在实验室干什么？干了一整天的活，还没干够，晚上还跑到实验室去卖命？

肯定是别有用心。

## 2

丁乙发现世界上最可怕也最可恨的，就是那些快三十岁了还没嫁掉的单身女人。这帮人早到了“恨嫁”的年龄，每分钟都恨不得把自己成功嫁掉，根本不管男人那边是个什么情况，抢得到就抢，夺得过就夺。

这帮人本来是没什么抢夺优势的，如果不是因为姿色平平，也不会快三十了还没嫁掉，如果她们跟那些二十刚出头的小女孩争抢，绝对处于劣势，所以她们看准了那些已婚男人，同他们那些被怀孕生子摧残了身材的老婆开展争夺战。

当然，也不是每个怀过孕生过孩子的女人身材都被摧残了，但男人嘛，都喜新厌旧，在同一个女人身边醒来了十几年，看见别的女人自然觉得如花似玉，虽然弄到手后也会觉得不过如此。

跟丈夫在一起这么些年了，丁乙当然知道丈夫对女性还是有点吸引力的，特别是刚一见面刚一接触的时候，那个吸引力不是一般的大。

她跟他在一个锅里搅勺子搅了这么些年，他的吃喝拉撒打嗝放屁都见识过了，当然



没有了“惊艳”的感觉，但回想刚认识那会，还是狠狠“惊艳”了一把的。

那时她正在读研究生，爱情方面虽然不完全是空白，但也只是一些小打小闹，跟男生看过电影，吃过饭，拉过手，拥抱过，接过吻，但从来不曾动过心，都是过家家的感觉，总是想着“难道这就是我的爱情？难道我就要跟这个人过一辈子？”

每次她这么“难道”“难道”的，就把恋爱故事给“难道”黄了，不过她也不惋惜，因为实在是一点神魂颠倒的感觉都没有。

她给自己定了个终结浪漫追求的截止日期：二十八岁。如果到二十八岁的时候，还没遇到令自己神魂颠倒的人，就彻底把“神魂颠倒”从爱情的词典里划掉，换成“过日子”三个字。

她与丈夫的相遇，还是颇有戏剧性的，记得那是一个春天，用小时候写作文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晴空万里，春回大地，蓝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”。

其实她那天根本没工夫望天，因为她腹痛得厉害，如果不是死要面子，她肯定会满地打滚了。她敢打赌比同寝室的小宋月经痛要厉害得多，因为小宋虽然痛得汗流满面，但从来没痛晕过，而她真的是痛晕了。

醒来的时候，她已经躺在病床上了，但不是小学作文中描写的那种洁白的病床，而是有点脏兮兮的微黄的病床，病房的天花板也是脏兮兮的微黄，床单和被子都是脏兮兮的微黄，好像每次都没洗干净，一次留一点污垢，于是就成了这样。

病房四壁的墙上还刷着一人来高的绿色油漆，照得那些病床上的脸都有点泛绿。

妈妈守在她病床前，见她醒来，喜不自胜，嘘寒问暖，鞍前马后地伺候她，她这才知道自己得了急性阑尾炎，动了手术，把肇事的阑尾切掉了。

妈妈安慰说：“这下好了，以后永远不会得阑尾炎了。”

这是妈妈的口头禅，无论多么糟糕的事，妈妈都可以用“这下好了”开头，而且总能说出“这下好了”的理由来。

她受了妈妈的感染，也觉得这是件好事。她还能说不止一条的“好”来。

第一好：只是阑尾炎，而不是什么更可怕的疾病。

第二好：阑尾是多余的，割了不碍事。

第三好：割了阑尾，就永远不会得阑尾炎了。

第四好……

丁乙一边听妈妈总结这件事的好处，一边在被子下摸索，发现自己没穿裤子，只穿着一件医院的宽松大袍子，除了刀口的疼痛感以外，还有种奇怪的感觉，她忍着痛，伸手探了一下，发现下面的毛给剃掉了，光秃秃的，被子擦在那里，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。

她不知道是谁给她动的手术，她希望动手术的是女医生，因为她那成熟的玉体，除了学校女澡堂的浴女们，至今还没被别人看过。

她正想问妈妈知道不知道动手术的是男医生还是女医生，就看到一群人涌进了病房，活像日本鬼子进村“扫荡”，因为那群人一个个像劫匪似的，脸上用个大口罩蒙得严严实实的，但那身白大褂穿得实在像冒牌货，不是歪歪垮垮的，就是皱皱巴巴的，连大小都不对头，有的大而无当，有的小而局促。

只有那个打头的看上去是正宗医生，白大褂像是自己的那身，而不像是从俘虏身上剥下来披挂上的。那人也是一个大口罩把面孔捂得严严实实的，但口罩捂不住他的浓眉大眼，白大褂也掩藏不住他挺拔的身材。

她感觉就这一人是新四军，那“新四军”带领着一群“乌合之众”，一个病床一个病床地扫荡，每到一处，“新四军”就示范着，比划着，讲解着，而那群“乌合之众”则伸脖子的伸脖子，踮脚的踮脚，眼神很是虔诚，仿佛新收的徒儿在听师父传道一般。

她猜到这可能是A市医学院的附属医院，只有这位“新四军”是这里的医生，而那群“乌合之众”都是来实习的医学院学生。

忽然，她暗叫一声“糟糕”，撞上了这群“乌合之众”，自己要当标本或教具了。

她紧抓被单，焦急地四处张望，看看能不能找个借口逃过这一关。

突然之间，那群“乌合之众”都向病房外走去。

丁乙死里逃生！

### 3

“匪兵”们走了，丁乙长吁了一口气，吁得重了点，连刀口都被吁痛了。

她认定是“新四军”救了她，如果不是“新四军”调虎离山，那些“匪兵”们谁敢擅离职守？就算他们敢，“新四军”也不会跟着跑啊。“新四军”一定是猜到她心里的紧张和害怕了，才带领那群“乌合之众”去了别的病房。

她认定他就是新四军，不是八路军，不是解放军，不是红军，不是武工队。她的这种判断绝对有历史依据，因为她爸爸年轻时扮演过新四军，是革命样板戏《沙家浜》里的郭建光，家里还珍藏着爸爸当年的黑白剧照和样板戏《沙家浜》的彩色宣传画，照片上，爸爸的两道眉毛像隶书写的走之旁一样，浓得令人发指。

丁乙觉得眼前这个“新四军”的眉眼就很像爸爸剧照上的眉眼，还有他那帽子，也很像新四军的军帽。她在脑子里正古今中外地乱弹“新四军”时，妈妈忽然问道：“医生查房怎么没查你？”

“查我干什么？”

“不是每个病人都得查一下吗？人家都查了。”

她看了看病房的其他病友们，真的都查了，正在互相交流查房结果：

“满大夫说了，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”

“怎么你在我后进来的，反倒比我先出院呢？”

“我是满大夫亲自动的刀。”

“我运气不好，撞上个实习大夫。”

这时，她才发现病友并非清一色的娘子军，而是男女混杂，有的病床上躺着个男人，有的病床上躺着个女人，还有的站在床下说话，说得兴起，当场掀起衣襟，拉下裤腰，让人观摩刀口，好像那不是自己的肉体，而是人家的肉体一样。

她急忙转过脸，低声问妈妈：“怎么病房里还有男病人？我以为男的都是家属，过会儿就走的呢。”

“这是个大病房，男女都有。你是临时送来的，没床位了，只好挤在这里。”

“我想拉尿怎么办？”

“你插着导尿管，等我找个便盆来。”

她急忙叫停：“不用，不用，等那几个男的走了再说吧！”

“人家在这里住院，怎么会出去？”妈妈站起身，“在医院里哪还能讲究那么多？我去找便盆，可以伸到被子里接。”

“等我自己起来上厕所吧。”

“你上着导尿管，怎么上厕所？”

母女俩正在共商拉尿大事，方才那位“新四军”又返回病房来了。

母女俩急忙噤声。

“新四军”走到她病床前，拿起挂在床头上的一个本本翻看了一下，说：“你叫丁乙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他咕噜一句：“女孩子，怎么叫这么个名字？”

妈妈解释说：“她爸爸姓丁，说‘乙’字笔画少，以后当了政治局委员，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得前。”

丁乙见“新四军”一点笑意都没有，怕他把妈妈开的玩笑当真了，连忙制止说：“妈妈，你跟人家医生说这些干吗？”

妈妈见自己的幽默没得到欣赏，有点尴尬：“他问起来了，我就随便说两句，又没撒谎。”

“新四军”声调严肃地问她：“感觉怎么样？”

她不知道他指哪方面，含糊地说：“挺好的。”

“我要给你检查一下，不碍事吧？”

她犹犹豫豫地说：“这么多人……”

他很理解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站到床那边去，可以挡住他们。”

他果真移到床的另一边，背朝着病房里那些人，挡住了他们的视线。

他从中间揭开被单，她感到腹部那块一阵凉爽，知道某块玉体已经呈现在“新四军”眼前了。她立即闭上眼睛，仿佛这样就可以挡住他的视线。

他开始为她检查，她心慌慌的，不知道他究竟检查了些什么，只感到他的动作很轻，没给她带来疼痛。

他的手不像她印象中医生的手，不是冰凉的，而是带着体温，跟常人无异，却给她带来一种奇异的感觉，她有点哆嗦，掩饰着说：“冷！”

他替她盖好被单，仿佛不经意地问：“要拉尿吧？”

她连连否认：“不拉，不拉。”

他弯下身，从床下拿了个东西出来，然后一手揭着床单，嘴里说着“腿打开一点”，另一只手就很熟练地把那个冰冷的东西放到她两腿中间了，他两手在她腿之间操作了一下，她感到膀胱的压力开始减轻。

她意识到他在给她接尿，顿时羞红了脸，紧闭着眼睛，恨不得上下眼皮就是一把锋利的剪刀，可以把刚才那个镜头“咔嚓”一声剪掉。

妈妈担心地问：“这个尿壶干净不干净？是不是应该先擦洗一下？”

他没回答这个问题，走到床头去写那个本本。写完本本，他对妈妈说：“她拉完了，您把导尿管上的夹子夹好就行了。”

等她确信他离开了病房，才睁开眼对妈妈说：“我好了。”

妈妈也用自己做成一道人墙，遮着病房其他人的视线，只把被单掀起一点，弓着腰替她收拾。

她有点羞涩地问：“你现在是不是什么都看见了？”

妈妈不解：“看见什么？”

“看见我那里呀。”

“自己的妈妈嘛，看见了怕什么？”妈妈刚说完，就意会到她在想什么了，马上宽慰说，“人家是医生嘛，什么没看过？”

“怎么刚好是个男医生？”

“外科嘛，当然是男医生多。动刀见血的事，哪是女人干的活？”

“我的手术是不是他做的？”

“是他做得不好吗？你没见人家个个都想他来做？”

“怎么不安排个女医生做？”

妈妈笑骂道：“哎呀，我的大小姐啊，命都差点送掉了，还管这些？只要技术好，能救你一条命，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产房都有好多男医生呢，人家那些产妇不活了？”

“产妇都是结了婚的人。”

妈妈开玩笑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手术已经做了，总不能请个女医生再做一次吧？”

她想到这个满大夫已经把自己浑身上下看了个遍，还打开她的腹腔，看见了她的肠子肚子，而她连他的脸都没看见过，就有种吃亏的感觉，很想找个机会看看他的脸。

事情就是这么奇怪，一旦知道某个男人看过了她的身体，她对这个男人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亲近感，好像他掌握了她的秘密，便具有了一般男人所没有的神秘力量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就可以把她轻轻抱起，放到手术台上，打开她的衣服，想看哪里就看哪里，而她既无力反对，也无力反抗。

她想他一定看过很多女人的身体，至少同病房就有两个女病人是满大夫“亲自动的刀”。她知道自己在满大夫眼里也只是是一个女病人，甚至只是一个病人，连“女”都不是，因为阑尾嘛，男的女的都有，都长在差不多的位置，割谁的阑尾，都是那样，他可能根本就没把她当女人看待。你看他接尿的时候，简直就没觉得她是女人，一点不自在的神情都没有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丁乙想到这一点，就起了一种报复心理，很想使个什么法子，也让他在她面前局促不安，羞愧难当。

这一次，满大夫又来了，还带来了几个护士，推着一张活动病床。

满大夫对妈妈说：“楼下女病房空出一个床位，我们把她转到那里去。”

妈妈连声感谢：“谢谢，谢谢，是该换到女病房去，我们丁乙还是个没结过婚的女孩子，连男朋友都没有，住这里不方便……”

她连忙制止：“妈妈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”

“我这不顺便说两句吗？又没撒谎。”

满大夫跟几个护士一起，抓着她身下的床单，把她连人带床单一起移到了推来的活动病床上，开始实施战略大转移。

新换的病房是个小间，只有两张病床，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女人，床边围了大大小小好几个家属，从穿着打扮来看，可能是乡下来的。

满大夫交代那一大家人说：“你们待在这里可以，但不许吵闹。”

那群人都毕恭毕敬地下保证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们不会吵闹的。”

等几个医护人员都走了之后，她问妈妈：“是你要求换病房的？”

“我就顺便提了一下，没敢指望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提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他们刚把你推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提的，那时你还没醒过来。”

“你对满大夫提的？”

“嗯，他这个人挺怪的，你跟他说话，他像没听见一样，不搭理你。但是过一会儿，他又给你把事办好了。”

她心里甜甜的，觉得满大夫对她还是比较另眼相待的。

妈妈看了看那帮乡下人：“唉，换了白换，这里也好不了多少，还不是男的女的一大屋？”

“你别再向满大夫提要求了，人家也不容易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病房里一直很热闹，丁乙自己这边有好几拨人来探视，爸爸中午送饭来，想换妈妈回去休息，但妈妈不肯，说爸爸照顾女儿不方便，于是两个人都留在医院。她同寝室的人也来看她，还有几个一起修课的人也来看了她。

另一个病人床前更热闹，那些家属没地方去，都守在病房里，窜来窜去，叽叽喳喳，搞得她几乎一夜没睡觉。

第二天查房的时候，只有满大夫一人前来，那群实习医生没了踪影。

满大夫进来的时候，病房里那群人都没注意到，一个个高声大嗓的，两个小一点的孩子大概是饿了，正在哭哭啼啼扯皮。

满大夫走过去，呵斥了几句，说的是一种她听不太懂的方言，只从他的语调以及那伙人的脸色猜出他是在教训他们。

他训完了话，掏出几张票子给那个男人，两人推来让去了几下，那个男人收下钱，带着几个孩子离开病房，大概是到外面去买早点吃了。

病房里一下变得鸦雀无声，满大夫查完房，抱歉地对她说：“昨晚没睡好吧？”

她撒谎说：“睡得挺好的，挺好的。”

“没办法，最近床位很紧张……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“乡下人，吵是吵点，但人都是很好的人。”

“不吵，不吵，一点也不吵，我喜欢热闹。”

他的眼神像探照灯一样从他的浓眉下射到她脸上，仿佛在核实她有没有撒谎。

她很坦诚地迎接他的目光。在两人视线的火力对抗中，他败下阵去，率先灭了探照灯，离开了病房。

4

淑女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丁乙说了“喜欢热闹”，就真的喜欢热闹了。

首先是那家人的三个女儿，虽然穿得比较破烂，手脸也有点脏，但仔细看看，长得还是挺可爱的。最大的可能六七岁，最小的也许三四岁，中间那个五六岁的样子。

大概是被满大夫教训过，那家的父母现在都比较注意管束自己的孩子，如果孩子吵闹，父母总是以更响亮的声音呵斥她们。很可能管束的理由都是用她做恶人，说些“别吵着人家那位阿姨”、“再吵了阿姨休息，满大夫把你们赶出去”之类的狠话，所以那几个小女孩总是怯生生地偷看她。

丁乙想跟几个小女孩搞好关系，就给她们饼干和水果吃，开始她们都不敢接受，后来见父母同意了，几个小孩子才敢接过去吃。

她看到那些自己吃腻了的东西，被几个小孩子当宝贝一样吃得那么香甜，喉头就起了一种哽咽，真希望这世界上不要有穷人。

后来她总是让父母多带些吃的东西来，给那几个小女孩。可惜她不太懂那家人说的话，交流不太方便。

她妈妈跟那家的女主人攀谈过几次，勉强听明白那女人也是阑尾炎开刀，跟她同一天动的手术，他们住在城市的另一头，因为认识满大夫，所以上这家医院来看病，但家属来回跑很麻烦，就一直待在医院。

大概是那家人把她的慈善行为汇报给满大夫了，他查房之后，特意代表那家人感谢丁乙：“几个孩子吃了你很多东西，他们让我谢谢你。”

丁乙谦虚地说：“都是人家来看我的时候送的，放这里我也吃不完的。”

他对此没发表评论，写了床头的本本，就离开了病房。

晚上的时候，他到病房来，把那一家大小除病床上的女人之外都带走了。

那个晚上病房挺安静，她睡得很好。

第二天查房的时候，他问她：“昨天不吵吧？”

“不吵。你把他们带哪里去了？”

“我寝室。”

“那你睡哪里？”

“值班室。”

“谢谢你!”

他眉毛一扬，似乎在问：“你谢我干什么?”

她感觉自己有点自作多情了，或许他并不是为了她休息好才带走那家人，而只是照顾老乡们的睡眠而已。为了掩饰，她装作不经意地问：“他们不是 A 市人?”

他没回答。

她怕他不想谈这件事，不好再问，但他主动解释说：“乡下的，超生了，躲出来的。”

“他们在 A 市有工作吗?”她问完就觉得自己很傻，这不明摆着的事吗?乡下躲出来的，怎么会有工作呢?如果有工作，还叫“躲出来的”?

还好，他没怪她傻，解释说：“女的给人擦皮鞋。”

她心一酸：“那他们住院有公费医疗?”一问完又觉得自己很傻，这不又是明摆着的事吗?

还好，他依然没怪她傻，解释说：“没有。很麻烦的。”

他没具体说究竟是什么麻烦，她猜是住院费的问题，很可能是由他来想办法，要么自己掏钱把这事包圆，要么就利用手中的职权，免掉那女人的住院费，或者包一部分，免一部分。

她由衷地说：“他们认识你，真是太幸运了。”

他没回答。

他发现他好像不怎么爱说话，如果是他愿意回答的问题，他会简单回答一下。如果是不愿意回答的问题，他连礼节性应付都没有一个，直接就不吭声了。

那个女人在她之前出院，估计是因为钱的问题。她挺同情那家人，把自己所有的水果点心什么的都送给了他们。那家人走了好一会儿了，她的情绪还很低落。

妈妈安慰她：“天下穷人太多了，你难受没用的。”

“他们干吗要超生呢?搞得无家可归，在外面流浪，几个孩子多可怜啊!”

“还不都是为了生个儿子。”

“儿子就那么重要吗?你和爸爸没儿子，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?”

“有些人有封建思想，觉得女儿出嫁了，就是别人家的人了，生的孩子不跟自家姓，断了香火。”

“那就让孩子跟自家姓，不就行了?”

“事情哪有那么简单?你想让孩子跟你姓，丈夫同意不同意呢?”

她豪气地说：“不同意，就不要他了!”

“说是这么说，真遇到这种事了，哪能这么干脆利落?如果你很爱他，你会因为孩子跟谁姓的事跟他闹翻?”



她还是想不明白：“他把孩子跟谁姓看这么重，我怎么会爱他？”

“有可能是你先爱上他，后来才发现他那么在意孩子跟谁姓呢？”

“那我一开始就问清楚。”

妈妈笑起来：“你怎么问？你一开始就问他‘将来我们的孩子跟谁姓’？”

她也觉得那样挺唐突的。

妈妈说：“这些事，你嘴巴硬没用的，等你遇到了，就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了。不过我希望你一辈子也别遇到这种事，还是找个没有重男轻女思想的人，安安稳稳过一辈子。”

“你们生我的时候，是不是希望我是个儿子？”

“想是那么想，有了你姐姐，再生一个，当然想生个儿子，儿女双全嘛。但是生出来不是儿子，也照样很高兴。”

“那你们生姐姐的时候呢？有没有希望她是个儿子？”

“没有。第一个嘛，生男生女都行。”

“那你们怎么给姐姐起个名字叫‘丁一’呢？那不是男孩子的名字吗？”

“‘丁一’怎么就是男孩子的名字呢？是‘第一个孩子’的意思。你爸爸爱标新立异，人家给女儿起名都是花呀朵呀，他说不好，要起就起个与众不同的名字，刚好那时党中央老是开会，一开会广播里就报那些政治局委员的名字，先是按姓氏笔画排列，总是姓‘丁’的打头，但姓丁的不止一个啊，就按名字的笔画排列。你爸开玩笑说给你姐起个名字叫‘一’，以后进了政治局可以排在前面。”

她撒娇说：“你们偏心，给姐起了个第一的一，给我起了个甲乙丙丁的乙。我这个‘乙’不就是‘第二’的意思吗？”

“给你起名‘乙’也只是因为笔画少，你爸爸说汉字里面，一划的字就这么两个，你和你姐一人一个，根本没有‘甲乙丙丁’那个‘乙’的意思。”

“当然有啊，不然我怎么总是赶不上我姐姐？”

妈妈安慰说：“怎么赶不上呢？你们不都读了大学吗？你姐姐就是出了个国，但这不是时间问题吗？你迟早也要出国的。”

“不光是出国，她找男朋友也那么顺利。”

“你也会有男朋友的。”妈妈小声说，“那个满大夫，我问过了，还没结婚。”

她脸上有点挂不住：“你干什么呀？又在向人推销我？”

“哪里是向别人推销你？妈妈怎么会那么傻？我的女儿这么出色，还需要我推销？我就是随便问了一下他的情况。”

“难道他这么老了还没女朋友？”